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章

既至姨氏許，聞者通報，姨氏即出迎余母。已，復引領顧余問曰：「其誰家寧馨耶？」余母指余笑答姨氏曰：「三郎也，前日才歸家。」姨氏聞言喜極曰：「然哉，三郎果生還耶？胡未馳電告我？」

言已，即以手撲余肩上雪花，徐徐歎曰：「哀哉三郎！吾不見爾數載，今爾相貌猶依稀辨識，但較兒時消瘦耳。爾今罷矣，且進吾闈。」

遂齊進廳事，自去外衣。倏忽見一女郎，擎茶具，作淡裝出，嫵娜無倫。與余等禮畢。時余旁立諦視之，果清超拔俗也。

第心甚疑駭，蓋似曾相見者。姨氏以鐵管剔火鉢寒灰，且剔且言曰：「別來逾旬，使人繫念。前日接書，始知吾妹就瘞，稍慰。今三郎歸，誠如夢幻，顧我樂極矣！」

余母答曰：「謝姊關垂。身雖老病，今見三郎，心滋怡悅。惟此子殊可慰耳！」

此時女郎治茗既備，即先獻余母，次則獻余。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為地。姨氏知狀，回顧女郎曰：「靜子，余猶記三郎去時，爾亦知惜別，絲絲垂淚，尚憶之乎？」因屈指一算，續曰：「爾長於三郎二□有一月，即三郎為爾阿弟，爾勿踟躕作常態也。女郎默然不答，徐徐出素手，為余妹理鬢絲，雙頰微生春暈矣。迨晚餐既已，余頓覺頭顱肢體均熱，如居火宅。是夜輾轉不能成寐，病乃大作。

翌晨，雪不可止。余母及姨氏舉屋之人，咸怏怏不可狀，謂余此病匪細。顧余雖呻吟牀褥，然以新歸，初履家庭樂境，但覺有生以來，無若斯時歡欣也。於是一一思量，余自脫俗至今，所遇師傅、乳媪母子及羅弼牧師家族，均殷殷垂愛，無異骨肉。則舉我前此之飄零辛苦，盡足償矣。第念及雪梅孤苦無告，中心又難自忍耳。然余為僧及雪梅事，都秘而不宣，防余母聞之傷心也。茲出家與合婚二事，直相背而馳。余既證法身，固弗娶者，雖依慈母，不亦可乎？

方遐想間，余母與姨氏入矣。姨氏手持湯藥，行至榻畔予余曰：「三郎，汝病蓋為感冒。汝今且起服藥，一二日後可無事。此藥吾所手彩。三郎，若姨日中固無所事，惟好去山中採藥，親製成劑，將施貧乏而多病者。須知世間醫者，莫不貪財，故貧人不幸構病，只好垂手待斃，傷心慘目，無過於此。吾自顧遣此餘年，捨此採藥濟人之事，無他樂趣。若村婦燒香念佛，吾弗為也。三郎，吾與汝母俱為老人類。諺云『老者預為交代事』，蓋謂人老只當替後人謀幸福，但自身勞苦非所計。顧吾子現隸海軍，且已娶婦，亦無庸為彼慮。今茲靜子，彼人最關吾懷。靜子少失怙恃，依吾已□有餘載，吾但托之天命。」姨氏言至此，凝思移時，長喘一聲，復面余曰：「三郎，先是汝母歸來，不及三月，即接汝義父家中一信，謂三郎上山，為虎所噬。吾思彼方固多虎患，以為言實也。余與汝母，得此凶耗，一哭幾絕，頓增二□餘年老態。茲事亦無可如何，惟有晨夕禱告上蒼，祝小子遊魂，來歸阿母。」余傾聽姨氏之言，厥聲至慘，猛觸宿恨，肺葉震震然，不知所可。久之，仰面見余母容儀，無有悲感，即力制余悲，恭謹言曰：「銘感阿姨過愛。第孺子遭逢，不堪追溯，且已成過去陳跡，請阿姨阿母置之。兒後此晨昏得奉阿姨阿母慈祥顏色，即孺子喜幸當何如也！」

余言已，余母速余飲藥。少選，上身汗出如注，憊極，帖然而臥。